

父子書畫集

父子書畫集



吴东迈 吴长邨父子书画集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
上海中通置业集团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东迈、吴长邨父子书画集 /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 上海中通置业集团主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9
ISBN 7-80725-164-6

I. 吴... II. ①上...②上...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1070 号

责任编辑 徐明松
技术编辑 钱勤毅
责任校对 周倩云

吴东迈吴长邨父子书画集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 主编
上海中通置业集团

上海书画出版社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h@online.sh.cn

制版 上海龙樱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mm 1/8

印张 22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80725-164-6/J·160

定价 280.00 元





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

吴昌硕作品选萃

期仲觀察上之馬柳十三歲草堂墨色即斬
 鉞鑒時生之寶仲永之月之難斯堂而齊
 三後卿



無惠鼎相傳為魏某物分宜
 官國呂不得此鼎為罪出魏氏
 濯送入集小積士齋釋諸字執
 膳戶祭謂出膳惠案安雅釋誌
 錯肉此是膳膳即錯出省父非二
 字二義
 五歲八月
 後卿又記



橫塘十里破荷葉
秋而著其點之急白為毛
可吸冒為少妨片時立詩與
謀之青翁筆
丙戌七月吳東邁寫橫塘詩意
昌石上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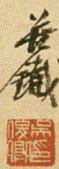


筆底生端如作畫
中自持牙
畫得大如三碗
味苦鐵何妨以苦瓜
丁亥閏四月阮琴書題于滬上



筆下十年
而作畫
猶不覺
筆不鮮卻
甘苦筆

乙亥年
吳東邁
筆下十年
而作畫
猶不覺
筆不鮮卻
甘苦筆



苦鐵道人
自怡筆
徐天池余忠白不
敢奪也題記歸之
丁亥三月楊韻堂





不阿雲難也習靜物可悟腹三日酸身肥五石瓶外常才自便腰身自
 龍輝所醉足夏蹄肝病已重神肉皆不止眇西驟難顧生計不足問
 直車中氣否極美苦尺三回如派境怪事悲勤書画尺太妒雖我果寶
 自運自印性舒墨常線我對紙寫一吐或飛舞上龍或也書中常得中
 可笑尺質酸日一度不飛歸本來醫醫德醫醫醫藥藥房玲瓏昨夕雨夜淫青山
 百雲中大可吟詩病
 老緒甲辰七月 岳道人自題

此江伯丰畫師為吾友
 岳道人寫行看予歲久論
 軼今忽得之海上當有
 吉羊雲護之者要為題
 識以識清異
 道人題詩其端奇可說也
 光緒丁未夏始 鶴翁鄭文輝

風竹

丙申初春
吳昌碩



種竹淡墨處移七十月初數已同俯仰粗細較拔
疎密洗筆生白粉
家凡百意
吳昌碩師集



節臨敬氏高
壬戌冬仲
吳昌碩時年七十九

父字付邁兒閱彙抄盼汝返而竟不返寄
在膝下而後病危少壯一身任事勞碌
處不足之矣汝母為安好妹在房度日
稍可指點廚下事牛好返來神氣尚
叩汝讀書則在廷中老矣無任精力管束
駐之也望歸因換國格略增價值而止
者為市於馬路上賣地底也可收候汝養
至子昌返子來盼汝之音媳婦未返聞矣
岳壯 二月三日



萱花 扇面 画付迈儿 七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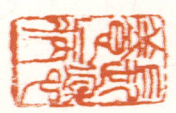


红梅 扇面 画付长邨孙儿 八十四岁

吳昌碩先生臨式方田黃自用印存

吳長鄞

先大父亦翁
為刻存也
原已不多
故亂後
辭少其
自用印
為式方
國之瑰
已捐斷
州西清
未失其
乃煙了
紀念錄
同如考
七都又
親



吳昌碩篆刻田黃石自用印十二方拓片
吳長鄞捐 上海吳昌碩紀念館藏

『留住吴昌硕』金石翰墨 长驻风流

——《吴东迈吴长邨父子书画集》序言

吴昌硕是清末民初继任伯年之后的画坛盟主，《海上画派》的旗手。自谓『诗第一』，晚年喜作近体，西风夕照，高迈雄浑，如『身已御风过朔漠，心如寒雨对滹沱』。『山长莽带胭脂色，秋色凄闻敕勒歌』。何等气魄，何等襟怀！有首题八大——石涛的题画诗，别开生面，古今难觅，录供共赏：『八大平生走直气，石涛直走还横云，李庵抡着一枝笔，气息力与八石争。昨日持赠山水幛，元气淋漓笔难状。白云如仙割不成，我欲磨刀踏天上』。（注：系为李庵《八石斋》题，李庵藏八大，石涛画甚夥。）陈石遗赞叹：『书画家诗句少深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

诗人吴昌硕，他的诗激活了篆刻、书法和绘画艺术。昌硕篆刻，深得清末诸家之绝，『渐以生铁窥视太古』，上溯秦汉。他『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强抱篆隶作狂草』。常言『布白最难』，他的补白却有独到之处。他刻印圆于钝刀，驱驰石骨，乱头粗服，真力弥漫，开创了篆刻领域中通峭古拙，力沉神酣，气旺意畅，而情意绵长的新体貌。

昌硕书法，笔用长锋，纸喜生宣。古茂雄秀，当以石鼓文成就最高，他是『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操管中锋内钳，万毫齐力，力可扛鼎，有行草趣。有顿字写得满意，常言『《石鼓》字，学者易入板滞，此顿尚得疏宕，奇矣』。他融化了历代钟鼎、陶器、碑碣文字于其间。八十高龄犹能精书蝇头小楷，足使书坛人士望而畏步。他的隶书出入两汉，得力于《张迁碑》、《石门颂》，注入了三代金石的古厚气，力猛气盛，创意立新，自谓『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当代难有与之抗衡者。

昌硕习画，据吴东迈先生亲口相告：『父亲作画始于三十四岁，四十岁以后才示人』。还说曾请教任颐，对方请昌硕当面试试笔，观后大异，